

# 谁攻击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 智利朋友写信谴责《终点》杂志刊登攻击毛主席的漫画

【本刊讯】智利《终点》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一期发表一封对该杂志的批评信，信尾的署名是莫里斯·兹瓦伦和格洛里亚·布门内斯。这封信的摘要如下：

我这个瑞士人和我的智利妻子作为你们编辑的杂志的读者，向你们写这封信，恳切地对《终点》杂志第三十八期的一版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一件事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气愤。

指的是一幅丑化毛泽东主席的漫画。按惯例：你们的漫画都该是站在反帝和拥护革命的路线上的。但是，遗憾的是，所指的这幅漫画是与敌人干的相仿，因为它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描绘成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衰退的愚蠢老人，说他正在组织一个清除一切旧的东西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从他自己开始的。漫画不只是对正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展开的运动的一个攻击——过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任何一个共产党所开展过的运动都没有达到像这个运动这样的程度。这是一个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则——，奠定通往建设共产主义的新人类的基础的一个运动，而且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一个当代革命人民的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的人身和年龄的攻击。

你们使用了反动派的同一手法来攻击一个非常重要和在世界阶级斗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在你们的杂志上却从未进行过分析和阐明其真正的目的。毛泽东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

不是坏事”。我们希望，你们对伟大的毛主席，对他的创造性的思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对全中国人民的卑贱的攻击是你们将会纠正的一个错误。

莫里斯·兹瓦伦和格洛里亚·希门内斯上 于圣地亚哥

【本刊讯】智利《每日画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期的“每日时事”栏中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终点》杂志反毛泽东。摘要如下：

《终点》杂志在它最近一期上刊登了一幅漫画，这幅漫画可以被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攻击。当杂志一出版，就有一个“北京主义”倾向的记者给《终点》杂志的总编辑发了一封讽刺性的信。信中说，任何一家反动报刊才会出现这种漫画（具体地是指这家报纸）。

罗文松·罗哈斯的信中说：

《终点》杂志刊登了一幅对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一种难以置信的侮辱的漫画。这种手法正是从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观点来攻击毛泽东而采用的侮辱手法：他已上了年纪，这就是企图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笑话的根本中心。

那么《终点》杂志的先生们，你们成了些什么人呢？不就是那些喜欢用其杂志来做买卖的口头革命的资产阶级吗？不就是那些企图与腐化堕落的智利修正主义共产党领导重新建立友谊的前共产党人吗？不就是那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吗？

刊登那幅漫画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背叛，因为，可以设想，你们杂志的绝大部分读者是些信仰革命和相信你们是正直的人。而如今，你们却叫他们吞下一粒反动的，反革命的和肮脏的丸药。

总编辑先生，我有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愤怒地抗议你们刊登那幅漫画和揭露你们的态度，因为，这是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对中国的文化革命的一种肮脏的攻击，那些被攻击人现在正在寻求一条与反动派，帝国主义和腐败的修正主义共产党进行斗争而真正地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总编辑先生，我想向您表明，尽管我们已相识多年，我们也曾几次在新闻战场上站在一起战斗过，但是，这封信不是因那种友谊而写的，因为，从此刻起，我已不认为你是一个朋友了。

谁要是披着革命外衣来侮辱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侮辱中国的文化革命的话，那么，谁就是我的敌人，是一个如同反动派，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共产党领导人一样的敌人。那因为，所有那些人都是人民解放的敌人。

深感不满

罗文松·罗哈斯

（《终点》杂志也发表了罗哈斯这封信的全文）

毛泽东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  
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  
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

## 英中贸易理事会刊物说

# 中国今年粮食大增产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日电】据今天报道，今年中国的粮食收成预计可以增加大约百分之十，这就使它的粮食供给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而绰绰有余。

英中贸易理事会在它的最近一期的月刊《新闻公报》中说，没有公布确切的产量，但是据中国传的消息的一致说法，这次增产应该意味着增加一千

八百万到两千万吨的粮食。

公报估计，为了供养每年增长的人口，需要增产粮食约四百万吨，这样净增产的大约一千四百万到一千六百万吨粮食能增加到国家储备或用于出口。

理事会说，产量增加一事使人们怀疑是否还要继续向国外大量购买小

麦。但是它指出，去年出口每一吨稻米平均所获得的钱就可能足够买大约三吨小麦，这就使中国大大地赚钱了。

去年，中国人向各个提出报告的国家出口了大约九十三万零四百吨大米，并且据认为还向古巴出口了十三万吨，这样就使它步泰国和美国之后成为去年第三个最大的出口大米的国家。

然而，今年中国的全

部出口量已表明有总的下降趋势，虽然它从非共产党世界的进口陡然增加了。

在这方面贸易中，中国向日本购买的价值下降了大约一千一百三十万英镑，与此同时它向日本的出口减少了大约三百八十万英镑。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价值四千七百三十万英镑，进口五千二百万英镑。

该消息说，“时间将表明是否中日贸易减少的原因在于日本最近在亚洲的政治活动，还是由于日本没有能力提供所需要的出口货物。”

与此同时，中国同苏联的贸易继续下降。

## 苏《消息报》恶毒攻击

### 我发行毛主席语录和像章

【美联社莫斯科十一日电】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今天嘲笑中国领导浪费大量金属制造毛泽东像章，而家庭主妇却买不到锅来做饭。

《消息报》列举了中国轮船和外交官员因在外国企图分发毛泽东像章和毛语录而牵扯进去的最近一些事件。它援引意大利

一家报纸的话说，他们正在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这家苏联政府报纸强调，使用“千百万吨轻金属和塑料”生产毛像章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负担。

它还说，中国“贫乏”的纸张浪费在非常大量地出版毛语录上面，而小学生却没有笔记本和课本”。

## 苏报不敢报道

### 我贺电的内容

【美联社莫斯科十日电】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今天在这里第一次报道了中国曾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表示祝贺。

它的简短的贺电没有提政府，而只是拍给苏联人民的。

《消息报》在收到来电的国家的长长的名单中

【中央社台北十一日电】国防部长蒋经国今天在立法院说：“我们除了加强战备外，并且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了大陆的反共工作。”

蒋部长说：“最近三个月来，共匪虽然用最残暴和凶恶的手段杀害我们在大陆上的工作人员，但是今天我们在大陆上更积极，亦更顺利地在发动人民的反共行动，造成混乱的武斗局面，一旦反攻开始，我们的国军和大陆的抗暴力量结合，一定能够内迎外合收复失土，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经国部长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中报告国防施政，谈到今后国防工作的重点时，作上述说明。

蒋经国叫嚷「反攻大陆」

哀叹蒋帮特务被我镇压

参考消息

第3353期

196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背信弃义 造谣惑众

缅甸攻击我国援缅专家

【本刊讯】缅甸《仰光报》五日发表社论，攻击我国专家。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缅甸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帮助缅甸建设价值四亿缅元的工程。缅甸到一九六七年为止已花了一亿三千五百万缅元的贷款。现在，中国撤回了五百名左右的专家，这是中国北京政府单方面的作法。缅甸本来是打算继续友好相处的，故在今天的预算中仍列有中国贷款项。

中国是援助者，要停止援助只能决定于他的意愿，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对此，我们不以为是愉快的事，但也不感到难过。

中国贷款工程进行时，许多缅甸技术人员获得了不少与中国人共事的经验。也由于他们接受过各种各国援助，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些来缅甸援助的专家拿高薪，向缅甸人刺探情报，并出各种坏主意。有些人给缅甸一元钱却拿回去二元。有些人装

作内行，其实只是在缅甸游览拍照，就回去了，什么也没有干。有些人为了长期拿专家的高薪，故意将一个月的工作拖长到一年。有些人有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看不起缅甸人，把缅甸人搞得一无所有。

因此，和专家打过交道的人都很丧气。他们从这个国家不行那个国家总会行的想法出发，就找了在主义方面近似的国家，但也不例外。有些国家虽说援助，却把从另一国买来使用的机器重新油漆一下后再卖给我们，有些还要耍更坏的花招。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除了靠自己力量去斗争外，别无他法。



阮文绍、阮高其和威斯特摩兰 到祿宁战場給美伪敗軍打气

阮文紹宣称圣诞节、新年和春节将搞“停火”，威斯特摩兰返美策划侵越新阴谋

【美联社西贡十三日电】威斯特摩兰将军今天前往华盛顿，同约翰逊总统讨论越南战争的进展问题。

目前已在华盛顿的美国大使邦克将参加这次讨论。

威斯特摩兰首先飞往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去接他的妻子，并计划然后飞往夏威夷做短时间停留。

预计威斯特摩兰将在十五日同美国副大使科默一起抵达华盛顿，科默在夏威夷同他会合。

预计他这次对首都的访问历时不到一星期。但是他计划在美国多住一星期或更多一点时间，以便同他的家庭在一起度过感恩节。

【合众国际社西贡十一日电】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于十三日回美国同白宫进行磋商并同他的家人过感恩节。

由于美国驻越南大使邦克已经回华盛顿，副大使科默打算同威斯特摩兰一道走，因此，召开一次研究战争努力的高级会议看来已经在望。

阮文绍今天说，盟军大概将在圣诞节，新年和这里的阴历新年实行停火。这些问题也可能在华盛顿进行讨论。

【合众国际社祿宁十一日电】越南总统阮文绍今天视察了这个最近发生战斗的战场。他说，盟军在圣诞节到明年二月的春节期间很可能遵守三次停火。

阮文绍说：“出于人道主义和对宗教的尊重，我认为我们在圣诞节将象去年一样停火二十四小时，在新年停火二十四小时，在春节将象去年一样停火四十八小时。”

自从阮文绍在十二天前就任总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到战场视察。

陪同阮文绍视察祿宁防御阵地的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阮高其副总统。

阮文绍后来飞抵福平省会，并对记者们说，他依然打算写信给胡志明，建议他们举行和谈。

阮文绍说，最近宣布要加紧执行南越征兵法的作法将使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到一九六八年底增加六万五千人。这将使武装部队的总数接近于七十万。他称这只是加强越南武装部队的全面计划的“第一阶段”。

【美联社西贡十一日电】阮文绍没有提起他的这个建议：暂停轰炸北越，作为对河内表示愿意和谈的报答。他也没有说明圣诞节，新年和春节停火是否将象过去那样包括停止对北方的轰炸。

军重申要求停炸和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

加文是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一无线电节目《会见记者》中这样说的。

加文去西贡是作为美国驻越南军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客人的，他说，军人们相信在“不太久的将来”将会取得他们所说的那种胜利。

但是他说，要想赢得支持越共的战略村人民的支持，还得过二、三十年才成。

他又说：“我们必须使人民同我们在一起，否则我们就什么也未赢得。”

前驻法大使加文现在是一家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在十一月三日一期上刊登一篇关于秘鲁局势的报道，摘要如下：

上一周，秘鲁看来像是一个遭到围攻的国家。在利马，成群的无法无天的青年涌上街头，袭击店铺，掀翻桌椅台架；数以百计的人夜里聚集在圣马丁广场，举行喧闹的反政府示威。在阿雷基帕，大学生树起街垒，并同警察打起来，一直到政府最后在当地停止宪法保证为止。在拉丁美洲这个第四个大的其它城镇，罢工和暴力活动有失去控制之势。不久，在所有城市和贫农窟里谣言四起，说军队即将推翻贝朗德总统已经建立四年的政府。

触发上周的暴乱和谣传的，是秘鲁的一直在恶化的财政困难和贝朗德对克服这些困难的无能为力和蜘蹰不前。由于梦想开发内地安第斯山区和使国家经济多样化而激起热情，贝朗德像扬散彩纸屑似地大笔花钱，使政府预算从一年四亿一千万美元上升到十亿美元以上，使年度赤字超过九千万美元，并促进了通货膨胀，使物价每月上涨百分之十五。当贝朗德最后在两个月前被迫使秘鲁的索尔贬值百分之四十五的时候，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四十，而贝朗德只答应增加百分之十。在工会的大叫大嚷和罢工号召声中，贝朗德在上月同保守的，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任独裁总统的奥德里亚将军和触发秘鲁一九六二年军事政变以及导致贝朗德上台的另一次选举的那次选举的获胜者托雷坐在一起举行会谈。

同时，军队呆在一边。但是，如社会混乱发展到危险地失去控制的时候，军队可能不得不采取行动。

报美通刊

說在秘魯一些城市「罢工和暴力活动有失去控制之势」

秘魯財政困難示威罢工紛起

玻利维亚军方说

德布雷是首先提供游击队情报的人

【美联社拉巴斯八日电】陆军星期三宣布，德布雷是第一个向当局提供关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的确实情报的人。

这是审讯德布雷的军事检察官伦贝尔特·伊里亚特上校宣布的。这位上校说，从德布雷那里得到的情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击败游击队成为可能。”

他又说，“由于德布雷，我们发现切是游击队的首领。他是透露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第一个人的。”

地讲话时说，美国谋求的唯一胜利是使南越不会落到侵略者手中。

他解释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有限目标，在此以前，他作了横贯全国的飞行，向友好和激动的群众致意，欢呼在越南的美国士兵的勇敢，并大骂反对战争的人。

总统对排好队的数千名海军陆战队说，“我和你们都知道，要求和取得一种受到约束的和有限的胜利是比较困难和比较艰巨的。”

他又说：“人们可以投降，也可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在没有很大帮助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出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

“但是严峻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在投降和毁灭之间遵循的道路。”

总统保证，他一定推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使战斗的美国人从越南回来之后不会发现一个正在衰退中的美国。

他说，美国驻在越南的军队是争取自由的头等战士，“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回到一个二等国家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日电】约翰逊总统今天要求“在中立国的海面上在一艘中立国的船上”举行越南和平会议，这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重申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但是这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导致任何谈判。

官员们说，目前的绊脚石是共产党拒绝参加会谈，除非美国无条件地永久地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美国不愿意长期停止轰炸，而共产党则除非炸弹不落下来就不愿意谈。

约翰逊这次谈话显然想把没有开始和谈的责任归之于北越。

【路透社加利福尼亚州彭德耳顿兵营十一日电】约翰逊总统今天在这里说，美国决不会在越南投降，但是也决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约翰逊总统在对军事设施进行两天的视察旅行期间在这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约翰逊视察美军事设施到处游说

声称他愿在中立国的船上同越南进行“和谈”，说美必须走“投降和毁灭之间”的道路

【美联社十一日电】（发自“企业号”）约翰逊总统十一日在停泊在海面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纪念退伍军人节时，要求河内同美国代表在中立国的海面上的一艘中立国的船只上会谈和平问题。

约翰逊在航行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港附近的巨大的“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上举行的特别节日仪式上向该舰全体船员讲话时，看来对结束战争的前景感到乐观。

他问道：“我们还必须度过多少为战争的梦魇所苦的夜晚？”他接着提出了如下的回答：

“不会太长了……不会再有许多这样的夜晚了……只要我们像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那样为一个目标团结在一起就不会了。”

总统说，这不是梦想，而是“有勇气和信心的谈话”。

约翰逊随后直接针对河内说：“仗是你们迫使我们打的，但是你们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的争吵埋葬在海底。”

约翰逊许诺说，美国官员“将走遍天涯海角努力寻求和平，会谈的地址甚至可以就在海上”。

总统说，“对我们来说，舰只上的军官室随时可以成为会议室。”他接着说：“在中立国的海面上的一艘中立国的船只可以成为一个十分合适的会议地点。”

总统参加了清晨在“企业号”上举行的仪式，结束了他对这艘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两次到越南附近去作战的经验丰富的军舰进行的一晚上的视察。

约翰逊从“企业号”开始横贯全国的旅行，要从平静的太平洋到弗吉尼亚州的约克敦去，这是美国在十八世纪的革命战争中取得关键性的胜利的地方。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驻金边代表 把三名美俘交给美一群众组织代表

【美联社金边十一日电】越共民族解放阵线今天把三名美国战俘交给一个美国和平委员会的代表。

其中两名战俘出席了在民族解放阵线驻金边总部举行事先布置好的记者招待会。

第三个战俘据说由于患赤痢，病情严重，所以任何外人都看不到他。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两名战俘是皮策和杰克逊。第三个美国人是爱德华·约翰逊。

这些俘虏被正式交给托姆·海登照料，海登是参加好些美国组织的反战积极分子，他最近访问过河内。

这两个俘虏都发表简短的讲话，显然是背诵的。

第一个讲话的是杰克逊，他说：“我是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在金甌省的平兴附近被俘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获释。民族解放阵线对我说，释放我是为了声援美国的人民运动。”

“我要感谢他们作出释放我的决定，并感谢他们让我回国和回家。我还想感谢海登和他的委员会为使我们回国所做的工作。”

皮策说：“我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在金甌省被俘的。我想说，在当俘虏的四年里，没有人在肉体上折磨我或打我。我要感谢民族解放阵线的宽大政策，并感谢海登为使我们回美国所作的努力。”

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阮文孝说，民族解放阵线按照它的“人道主义的政策”，决定释放这三人，把他们交给一个“进步组织”看管。

在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讲话之后，海登发表讲话说：他一向认为这些美国兵是在越南的“牺牲品和炮灰”，其中许多人曾经参加过各种和平示威。

“这些人了解的情况最多，他们将把这场战争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

他含蓄地说，这三人回美国之后可能受到军方施加某种压力。海登说：“我们已作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保卫这些人的民权。”

这两个俘虏看起来都很健康。

# 苏联人民怀念列宁斯大林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二日以《革命已成回忆中的往事》为题，登载了五十岚泰治写的文章。副题是：《重新评价斯大林——“那个时代”的影子还没有消失》。摘要如下：

在茶馆里，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回答我说：

“斯大林已经成了象上帝那样的人了。”

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这位学生还只有八岁。这就是说，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是，斯大林是深居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人物。

我在苏联的十五个城市里到处都留神地看过了，但我看到“斯大林”却只有一次。那是在伯力的博物馆里，印在奖状上的小小的头相。在斯大林出生的地方哥里（格鲁吉亚共和国）还留有铜像。据说在苏联，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虽然铜像和照片都没有了，但是那长达三十年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消失。

驻莫斯科的朋友们告诉我，“比起赫鲁晓夫，斯大林可是有威望噢！”这是出乎意料的。

目前在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大体是这样的：①把权力集中到个人，过份相信个人的力量。结果，个人迷信的潮流高涨，在政治上陷于动脉硬化的状态；②在三十年代，特别是三六年来到三八年和战后到逝世为止这两个时期，镇压和清洗了没有罪过的“同志”；③完成了把对德战争引向胜利的任务。

历史教授，记者，学生，大体都作上述同样的说明。他们经常是要加一句“但是”，那就是在讲到上述第二点，即初期的清洗问题时，他们说，“因为敌对的国家动手来扼杀我们新生的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最近又遇到两三个人。他们说，话不好说。有人回答说，“恐怕应该说不是。”他不肯谈更多的话了。许多人根本加以否定。对一个旅客来说，对这个问题是难于下判断的。

四月二十二是列宁的生日。今年春天，我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伏龙芝遇到了这个日子。在旅馆前的大列宁像周围，来了一群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排列成U字型，在教师的督促下，一个一个背诵了歌颂列宁的话。

今年春天我从塔什干搭飞机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恰巧同一位陆军将军坐了邻席。他是党员。谈话的最后，他无意中流露出来“当前没有拖着国民前进的人物”。“你不满意吗？”他回答说“是呀”。我说“那就奇怪了。你们的党不是承认过去把权力集中到个人的错误，而改变为集体领导了吗？”——他闭口不谈了。

## 西德报纸报道为了装饰门面

# 苏修在十月革命节从西方购进大批商品

市场供应紧张市民抢购衣服有人拿到黑市上以暴利出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月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今日苏联人是如何生活的？》摘要如下：

在列宁暴力夺取政权五十年之后，二亿三千六百万苏联人生活得比一九一三年沙皇时代更为拥挤。就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根据中央计划为重点建设的地区，住房也不如革命前多，比如列宁格勒一九一三年有一百八十万居民，住房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米，今天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住房面积只有四千万平方米。

为了使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对于革命胜利五十周年有一种节日的心境，克里姆林宫从西方进口了价值约一亿美元的式样美观的鞋子和衣服。但是外省不得不放弃这种特殊的供应。它只能满足于庆祝胜利的三天假期。善于作生意的格鲁吉亚人急忙忙成群结队赶到莫斯科。只要他们的箱子和提包能装得下，他们就向勤劳的首都人采购衣物。他们通常以鲜花和农作物供应莫斯科。现在他们将把这些西方衣物在他们家乡的黑市场上以暴利出售。

目前在莫斯科人们从

清晨至深夜排着长队，以便买到一些“资本主义”的新式样的东西，今天苏维埃国家正在做着资本家大概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 节日期间莫斯科投机商活动猖獗

【本刊讯】莫斯科七日消息：近几天来，莫斯科的自由市场生意兴隆，投机商大发横财，这引起了莫斯科市民的严重不满。由于国营商店节前的供应数量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品种更为稀少，自由市场的物价就无法“控制”了，黄瓜，西红柿等几种蔬菜六日就比四日猛涨。黄瓜两天前是六卢布一公斤，现在涨到十个卢布一公斤，西红柿由两个卢布涨到六个卢布。一位老年苏联妇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这种现象发牢骚，对投机商，表示愤怒。她大声说：“投机商恶棍，应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 美报认为 苏修特权阶层已经“稳固化”

说他们极力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十一月九日以《五十个赤色的年头——共产党的企业人士》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内部形成派别和“党内之党”的倾向一开始就存在。“一党”专政一建立，在这个单一的“党”内部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派别”。

现在作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单一”即已被打破（或者毋宁说是自己打破的），俄国国内范围的单一也已变得愈来愈靠不住了。派别有重新出现的可能。但是它们不再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消失的那些派别了。俄国社会，或者毋宁说是

苏联社会（这个社会只有一半是俄罗斯人），自那时以来，已经大大改变，大大发展了。新的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他）已经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稳固化。

这些新的阶层和集团的出现或存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迄今为止，官方宣传机关正在孜孜不倦地维持单一体的外表。只有在文学中，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才开始得到隐隐约约的承认。如果某个有创造才能的俄国人能在不多几年中想出一个没有为诡辩的定名所搞臭的名称来，那很可能会促使这些集团突然地公开明朗化。

现在已经可以辨认出某种这样的在兴起的甚或

是已部分地确立的集团。例如，那些企业人士——工厂厂长，销售专家，负责使现代的工业经济兴隆

## 丹报说西方已肯定无疑不把苏视为敌人

【本刊讯】丹麦《政治报》七日发表社论说，在苏联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取得了许多的成就，有许多东西被丢在路旁或被遗弃，并且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这个年轻的而又非常古老的社会去解决。同斯大林摊牌只是第一着。虽然承认已取得了成就，但是搞得还不够深。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仅仅开始。

丹麦《基督教报》说，苏联人民有理由感到骄傲

它以百分之一千的高价出售西方的新奇商品。这些天，一件非常简单的西德三等尼隆衬衣在莫斯科的售价折合一百马克左右。这些商品只是断断续续地来到商店里，而一来就立刻卖光。最简单的法国女式小外套售价五十到一百卢布。在革命节人们也自豪地穿着售价三十到八十卢布的意大利，德国，或英国资本主义的鞋。

发展的一切人士——便是。这些人，就他们的工作而言，对于挡道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好听言词没有兴趣。他们在目前（越来越成功地）极力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经济的发展需要。

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是否能够调整他们的思想和制度，以适应一个新的年轻的一代——这一代要求更多的人情味和更多的精神上的自由，并且将对他们也要的物质利益的保证感到不满足。极权和不信上帝的苏维埃国家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被西方的大多数国家视为敌人。但是这一点已经相当肯定无疑地改变了。

## 《五十年来的俄国》

意大利《晚邮报》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以《五十年来的俄国》连续发表记者奥托内发自莫斯科的文章，十月八日发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结：五十年来的俄国》，摘要如下：

近几周的纪念活动使俄国想起了它的过去，唤起了令人不能平静的幻思和已经破灭的美梦。目前这个政权，不管如何评价它，它已经成为一种跟革命理想根本不同的东西。阅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这个出名的宣言，就可以了解这种沉沦的程度。给各族人民以和平：俄国人经过了没完没了的流血战争。工厂归工人：而有些工厂是属于国家的；生产由各部的官僚掌握，而不是由劳动者掌握。土地归农民。在饥荒年代之后，挨饿的人只有在使别

人挨饿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面包。

然而，苏维埃的头头们想使这五十年以一种最初的想法已经实现的面目出现，正是由于他们坚持这样做才把苏维埃的历史弄得荒谬不堪。一本本历史书写了又写。过去负责正式的革命史编辑出版工作的波斯别洛夫已经被罢官，那几部应该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出版的书也已经推迟出版。党的文件和报纸所宣布的再版，现在已消声匿迹。为庆祝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的前言赞扬了共产主义的成就，只有很少一部分谈到了苏维埃制度的黑暗面，错误和缺点，其中有一条谈到了“在预计纳粹可能侵略我们的日期时的估计错误以及对反击他们的首次进攻缺乏准备”。另外还指出“破坏

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法则”和在领导农业方面的“主观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功劳写在党的账上，而把罪责归于那些领导党的人身上，给这个政权的一些领袖们下了令人不快的结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三个人，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四年相继统治过俄国，其间只有几次不太长的时间是集体统治。其中的两个人落入了难堪的，不祥的，不被人提起的地位。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想在一百多页内概括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只有两次提到斯大林，一次是说他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领导国防委员会，一次是在提到二十大谴责他的“个人迷信”时。所有斯大林在三十多年中曾打上他的不祥的天才的烙印的历史事件都以省去主语

的方式提到了。不管好坏统治了俄国十年的赫鲁晓夫却根本没有提到。得到颂扬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列宁，他被称为“光辉的思想家和不懈的革命家”。苏联人现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半个世纪里只产生了一个光荣的领袖而出现了那么多背叛革命的叛徒。

共产主义制度在它的革命发生五十年之后所取得的真正成就是，它还存在，并且统治着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至此我们应该给这个超级大国的下这样的断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它根本没有触及到它的创建人的乌托邦的纲领。

【本刊讯】意《晚邮报》十月十五日继续发表奥托内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革命五十年后的现在，党的情绪，语言和方法已经带有奇怪而又有礼貌的严肃性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复杂，如此神秘，被教条厚厚地包起来的组织，在二十世纪

的后半期能够起作用。这个疑团只能用党过着双重生活这一事实来解释。完全可以想像，在它内部，首脑们避开公众舆论的注意，相互之间谈着眼现实相符的语言，采取一些辩证的，灵活的措施。在斯大林死后，政治局采用了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各种决议由政治局委员投票通过，有时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同样的事也以十分温和的形式在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但是，在公众眼中，党的面目有如铁板一块，固定不变，不可更改，正如亚洲人雕刻的偶像。

最近几周又出现了这种屡见不鲜的一个事例：中央全会决定增加一点工资和增设一些福利，在全国，这一点施舍就被说成了党的仁慈的结果。像得了奖赏的小孩一样，苏联公民也成了越来越好的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很多工厂的工人都在为提前完成计划而努力。这种刺激性的描写

在苏联的报刊上几乎一字不变地重复了好多天，这种描写勾画出了苏联社会和苏联领导人所理想的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它正像一个实行贤明的专治政治的和谐快乐的王国，在那里，国王散发礼物，臣民们拍手欢呼。总之，施舍这么一点工资成了党的仁慈的最高尚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由于要起引诱作用这一原因，它仍然忠于革命的精神，这是它的统治尚得信任的唯一的证据。但是，这种精神已经不是为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支撑，而是做作出来的，表现为固定的公式的精神，这种公式年复一年地显得更空洞更僵硬了。同样的语句重复来重复去，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编造一些新句子了。不仅人民群众听不进这些同样的意识的表述，就是编造者自己也失去了创造的热情。对付缺乏热情的办法就是强制。

但是，这种强制也不能解决更加严重和复杂的问题。



# 苏联人民怀念列宁斯大林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二日以《革命已成回忆中的往事》为题，登载了五十岚泰治写的文章。副题是：《重新评价斯大林——“那个时代”的影子还没有消失》。摘要如下：

在茶馆里，我遇到的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回答我说：

“斯大林已经成了象上帝那样的人了。”

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这位学生还只有八岁。这就是说，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是，斯大林是深居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权威人物。

我在苏联的十五个城市里到处都留神地看过了，但我看到“斯大林”却只有一次。那是在伯力的博物馆里，印在奖状上的小小的头相。在斯大林出生的地方哥里（格鲁吉亚共和国）还留有铜像。据说在苏联，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虽然铜像和照片都没有了，但是那长达三十年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消失。

驻莫斯科的朋友们告诉我，“比起赫鲁晓夫，斯大林可是有声望噢！”这是出乎意料的。

目前在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大体是这样的：①把权力集中到个人，过份相信个人的力量。结果，个人迷信的潮流高涨，在政治上陷于动脉硬化的状态；②在三十年代，特别是三六年来到三八年和战后到逝世为止这两个时期，镇压和清洗了没有罪过的“同志”；③完成了把对德战争引向胜利的任务。

历史教授，记者，学生，大体都作上述同样的说明。他们经常是要加一句“但是”，那就是在讲到上述第二点，即初期的清洗问题时，他们说，“因为敌对的国家动手来扼杀我们新生的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最近又遇到两三个人。他们说，话不好说。有人回答说，“恐怕应该说不是。”他不肯谈更多的话了。许多人根本加以否定。对一个旅客来说，对这个问题是难于下判断的。

四月二十二是列宁的生日。今年春天，我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伏龙芝遇到了这个日子。在旅馆前的大列宁像周围，来了一群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排列成U字型，在教师的督促下，一个一个背诵了歌颂列宁的话。

今年春天我从塔什干搭飞机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恰巧同一位陆军将军坐了邻席。他是党员。谈话的最后，他无意中流露出来“当前没有拖着国民前进的人物”。“你不满意吗？”他回答说“是呀”。我说“那就奇怪了。你们的党不是承认过去把权力集中到个人的错误，而改变为集体领导了吗？”——他闭口不谈了。

## 西德报纸报道为了装饰门面

# 苏修在十月革命节从西方购进大批商品

市场供应紧张市民抢购衣服有人拿到黑市上以暴利出售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月四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今日苏联人是如何生活的？》摘要如下：

在列宁暴力夺取政权五十年之后，二亿三千六百万苏联人生活得比一九一三年沙皇时代更为拥挤。就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根据中央计划为重点建设的地区，住房也不如革命前多，比如列宁格勒一九一三年有一百八十万居民，住房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米，今天居民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住房面积只有四千万平方米。

为了使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对于革命胜利五十周年有一种节日的心境，克里姆林宫从西方进口了价值约一亿美元的式样美观的鞋子和衣服。但是外省不得不放弃这种特殊的供应。它只能满足于庆祝胜利的三天假期。善于作生意的格鲁吉亚人急忙忙成群结队赶到莫斯科。只要他们的箱子和提包能装得下，他们就向勤劳的首都人采购衣物。他们通常以鲜花和农作物供应莫斯科。现在他们将把这些西方衣物在他们家乡的黑市场上以暴利出售。

目前在莫斯科人们从

清晨至深夜排着长队，以便买到一些“资本主义”的新式样的东西，今天苏维埃国家正在做着资本家大概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 节日期间莫斯科投机商活动猖獗

【本刊讯】莫斯科七日消息：近几天来，莫斯科的自由市场生意兴隆，投机商大发横财，这引起了莫斯科市民的严重不满。由于国营商店节前的供应数量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品种更为稀少，自由市场的物价就无法“控制”了，黄瓜，西红柿等几种蔬菜六日就比四日猛涨。黄瓜两天前是六卢布一公斤，现在涨到十个卢布一公斤，西红柿由两个卢布涨到六个卢布。一位老年苏联妇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这种现象发牢骚，对投机商，表示愤怒。她大声说：“投机商恶棍，应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 美报认为 苏修特权阶层已经“稳固化”

说他们极力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

【本刊讯】英国《约克郡邮报》十一月九日以《五十个赤色的年头——共产党的企业人士》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内部形成派别和“党内之党”的倾向一开始就存在。“一党”专政一建立，在这个单一的“党”内部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派别”。

现在作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单一”即已被打破（或者毋宁说是自己打破的），俄国国内范围的单一也已变得愈来愈靠不住了。派别有重新出现的可能。但是它们不再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消失的那些派别了。俄国社会，或者毋宁说是

苏联社会（这个社会只有一半是俄罗斯人），自那时以来，已经大大改变，大大发展了。新的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他）已经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稳固化。

这些新的阶层和集团的出现或存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迄今为止，官方宣传机关正在孜孜不倦地维持单一体的外表。只有在文学中，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才开始得到隐隐约约的承认。如果某个有创造才能的俄国人能在不多几年中想出一个没有为诡辩的定名所搞臭的名称来，那很可能会促使这些集团突然地公开明朗化。

现在已经可以辨认出某种这样的在兴起的甚或

是已部分地确立的集团。例如，那些企业人士——工厂厂长，销售专家，负责使现代的工业经济兴隆

## 丹报说西方已肯定无疑不把苏视为敌人

【本刊讯】丹麦《政治报》七日发表社论说，在苏联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取得了许多的成就，有许多东西被丢在路旁或被遗弃，并且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这个年轻的而又非常古老的社会去解决。同斯大林摊牌只是第一着。虽然承认已取得了成就，但是搞得还不够深。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仅仅开始。

丹麦《基督教报》说，苏联人民有理由感到骄傲

它以百分之一千的高价出售西方的新奇商品。这些天，一件非常简单的西德三等尼隆衬衣在莫斯科的售价折合一百马克左右。这些商品只是断断续续地来到商店里，而一来就立刻卖光。最简单的法国女式小外套售价五十到一百卢布。在革命节人们也自豪地穿着售价三十到八十卢布的意大利，德国，或英国资本主义的鞋。

发展的一切人士——便是。这些人，就他们的工作而言，对于挡道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好听言词没有兴趣。他们在目前（越来越成功地）极力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经济的发展需要。

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是否能够调整他们的思想和制度，以适应一个新的年轻的一代——这一代要求更多的人情味和更多的精神上的自由，并且将对他们也要的物质利益的保证感到不满足。极权和不信上帝的苏维埃国家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被西方的大多数国家视为敌人。但是这一点已经相当肯定无疑地改变了。

## 《五十年来的俄国》

意大利《晚邮报》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以《五十年来的俄国》连续发表记者奥托内发自莫斯科的文章，十月八日发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结：五十年来的俄国》，摘要如下：

近几周的纪念活动使俄国想起了它的过去，唤起了令人不能平静的幻思和已经破灭的美梦。目前这个政权，不管如何评价它，它已经成为一种跟革命理想根本不同的东西。阅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这个出名的宣言，就可以了解这种沉沦的程度。给各族人民以和平：俄国人经过了没完没了的流血战争。工厂归工人：而有些工厂是属于国家的；生产由各部的官僚掌握，而不是由劳动者掌握。土地归农民。在饥荒年代之后，挨饿的人只有在使别

人挨饿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面包。

然而，苏维埃的头头们想使这五十年以一种最初的想法已经实现的面目出现，正是由于他们坚持这样做才把苏维埃的历史弄得荒谬不堪。一本本历史书写了又写。过去负责正式的革命史编辑出版工作的波斯别洛夫已经被罢官，那几部应该在十一月七日以前出版的书也已经推迟出版。党的文件和报纸所宣布的再版，现在已消声匿迹。为庆祝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的前言赞扬了共产主义的成就，只有很少一部分谈到了苏维埃制度的黑暗面，错误和缺点，其中有一条谈到了“在预计纳粹可能侵略我们的日期时的估计错误以及对反击他们的首次进攻缺乏准备”。另外还指出“破坏

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法则”和在领导农业方面的“主观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功劳写在党的账上，而把罪责归于那些领导党的人身上，给这个政权的一些领袖们下了令人不快的结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三个人，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四年相继统治过俄国，其间只有几次不太长的时间是集体统治。其中的两个人落入了难堪的，不祥的，不被人提起的地位。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想在一百多页内概括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只有两次提到斯大林，一次是说他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领导国防委员会，一次是在提到二十大谴责他的“个人迷信”时。所有斯大林在三十多年中曾打上他的不祥的天才的烙印的历史事件都以省去主语

的方式提到了。不管好坏统治了俄国十年的赫鲁晓夫却根本没有提到。得到颂扬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列宁，他被称为“光辉的思想家和不懈的革命家”。苏联人现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半个世纪里只产生了一个光荣的领袖而出现了那么多背叛革命的叛徒。

共产主义制度在它的革命发生五十年之后所取得的真正成就是，它还存在，并且统治着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至此我们应该给这个超级大国的下这样的断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它根本没有触及到它的创建人的乌托邦的纲领。

【本刊讯】意《晚邮报》十月十五日继续发表奥托内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革命五十年后的现在，党的情绪，语言和方法已经带有奇怪而又有礼貌的严肃性了。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复杂，如此神秘，被教条厚厚地包起来的组织，在二十世纪

的后半期能够起作用。这个疑团只能用党过着双重生活这一事实来解释。完全可以想像，在它内部，首脑们避开公众舆论的注意，相互之间谈着眼现实相符的语言，采取一些辩证的，灵活的措施。在斯大林死后，政治局采用了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各种决议由政治局委员投票通过，有时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同样的事也以十分温和的形式在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但是，在公众眼中，党的面目有如铁板一块，固定不变，不可更改，正如亚洲人雕刻的偶像。

最近几周又出现了这种屡见不鲜的一个事例：中央全会决定增加一点工资和增设一些福利，在全国，这一点施舍就被说成了党的仁慈的结果。像得了奖赏的小孩一样，苏联公民也成了越来越好的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很多工厂的工人都在为提前完成计划而努力。这种刺激性的描写

在苏联的报刊上几乎一字不变地重复了好多天，这种描写勾画出了苏联社会和苏联领导人所理想的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它正像一个实行贤明的专治政治的和谐快乐的王国，在那里，国王散发礼物，臣民们拍手欢呼。总之，施舍这么一点工资成了党的仁慈的最高尚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由于要起引诱作用这一原因，它仍然忠于革命的精神，这是它的统治尚得信任的唯一的证据。但是，这种精神已经不是为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支撑，而是做作出来的，表现为固定的公式的精神，这种公式年复一年地显得更空洞更僵硬了。同样的语句重复来重复去，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再编造一些新句子了。不仅人民群众听不进这些同样的意识的表述，就是编造者自己也失去了创造的热情。对付缺乏热情的办法就是强制。

但是，这种强制也不能解决更加严重和复杂的问题。